



南史卷五十二

帝其唐陳林秀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子恪
恭弟祇

恪弟恭

恭子靜

鄱陽忠烈王恢

子範
諮弟修

範子嗣

範弟諮

始興忠武王憺

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曄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

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
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已生秀美風儀性方
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
敬焉仕齊爲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爲尙書
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
頗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
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
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
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爲南徐州
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

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
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
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
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
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
後侑卽日辟爲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
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
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
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
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

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
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
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
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
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
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卽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
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
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
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問惟恐傷人十三年爲
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歛殷煩人力不堪

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
晏然夏日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
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
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篆籠來降武帝
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
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
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
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
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及薨四州
人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

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諡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土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土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季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爲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

直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尙力遠士子邇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諡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諡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

嗣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

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爲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

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爲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諡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

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卽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

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山對五十四年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

六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
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
辯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爲尙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
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
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諡曰靖節王恪弟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
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
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
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

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
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
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
之一無所問卽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
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
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
性尙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
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
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
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

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
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
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
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
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
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
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
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
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爲荊州刺
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

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
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
逢恭竟不敘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
諡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
好學旣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讐校何敬
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
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
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東駿
恭弟祇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

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
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祇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
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
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
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
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
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瘞埋又遣四使巡行州部
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
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

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
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
侍中司徒諡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夫
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
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主夜忽夢還侍
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
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
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
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嘗

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浪奔觀無刻察衣不範字世儀温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劔道剋復華

陽增封尋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觀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荊州旣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謠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

疑阻綸時爲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
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爲公未幾
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謠驗武帝若崩諸王
必亂範旣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
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
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
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
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
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
而無謀所乘襁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

預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
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
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
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
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
棄合肥出守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
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嶷陽遣信告
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
乃引軍至益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
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二郡又疑畏範

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
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
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
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
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沉於水鈞求得之及于
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
殺之

世子嗣字長侑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
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
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

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
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
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旣與尋陽
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卽位之後景
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
得出入臥內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
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疎諮不忍離帝
朝覲無絕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諮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

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
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
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
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
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美姿貌
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
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
百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日夜中警遑實有其勞主
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
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

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帝以
修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三州刺史在
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
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
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
鳥迥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
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益城頗有
異論武陵王太生疑防流言噂嗜修深自分釋求送質
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

事具觀修意修泣涕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修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修所臥牀而臥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修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修隨郡王璠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修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荊州元帝遣與相聞修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求爲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修荅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魏相安定

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爲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爲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修表輸馬仗而後帝安修入覲望閣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口凋弊修勸穡務分未菽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翦修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卽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授修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修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修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
事時要超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並綏
撫之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
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卽放免之於是人皆
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帝之忌憚也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爲西中
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爲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
偉留守齊和帝卽位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
守蕭惠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穎胄暴卒尙書僕射夏
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瓚

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爲都督荆
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
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
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
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
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
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
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
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尙
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

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檐募
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
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
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
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
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
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
父爲爹故云後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愔性好
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

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
習以爲常愔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
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愔聞喪自投
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
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卽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
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諡曰忠武愔未薨前夢改封
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愔有惠西土
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
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
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
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
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
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憺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
讓旣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
居太如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
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
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

之嘗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振焉勝境名山
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暎
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
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
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
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
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
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

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諡曰寬侯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曄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荅曰其過後發恐必無年及曄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惝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

海內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早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諡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諡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分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祭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

南史卷五十二 及傳
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
齊襄而迹可匹似吳淠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
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
美蓋亦有梁之間平也

南史卷五十二

南史卷五十二考證

南平元襄王偉傳倍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
○倍監本誤陪今改從梁書

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平原梁書作太原
子恭傳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興○興一本作樂
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私梁書作弘誤

鄱陽忠烈王恢傳文帝第十子也○十梁書作九蓋文
帝十男恢居其末此總計高祖兄弟而稱爲第十子

中山聽樂可得任悅○悅梁書作說

子範傳乃沂流西上軍於嶷陽○嶷梁書作攢

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梁書共字下有治字

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瑱監本訛瑱今从陳書改

始興忠武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徙我反○徙梁

書作徒

史臣論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書犬牙作凝脂寄深

平作樹斯

南史卷五十二考證

南史卷五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下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

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

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修容生武陵王

紀皇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

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
元瑜降而續又荊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
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
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
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三
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
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
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
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
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
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

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
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
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
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
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冶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
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綉纓
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
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
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
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

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
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
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
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
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
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
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饒歌輟奏良亦爲
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
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
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

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
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
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
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
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
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
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
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
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饒吹軍樂比
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

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
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
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
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
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
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
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
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
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胷中亦填
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

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
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
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
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
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
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
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
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
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
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

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
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
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
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
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
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槨每聞遠
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
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
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奔假節發吳吳興信

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
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
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
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
稔復非恒役之民今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所在
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
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
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
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
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

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
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
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
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赦看問
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
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
比至己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
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
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毗庶

及墻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
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
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杵邊恐厨人獲罪不令
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
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
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
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
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
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
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簪封岳陽

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
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帝旣廢
嫡立庶海內噂喏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
啓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
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闍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
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
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鷲及
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
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

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
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
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
爲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
子僧隆爲宮直前未知邈之姪卽日驅出先是人間謠
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
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
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
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旣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
決帝旣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

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
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
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
將軍江州刺史薨諡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爲主棟方與妃張氏
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及卽位升
武德殿欬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
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
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后王氏爲
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

橋穆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
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
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
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
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
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
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沉于水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
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
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

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榔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

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犬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以同風雲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旣不主淑

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廚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躡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皂複帳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

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擗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羣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荅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

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充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

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禽手赦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

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皆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暉並爲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爲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袁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

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鳩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諡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

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卽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八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爲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旣薨

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業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

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
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
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
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
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
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
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
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
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
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

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
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
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
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
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
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于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
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
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
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諸宮人見之莫不哀哭爲之
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

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又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爲之收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僞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

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爲計自勉勿顧以爲念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爲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麀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荊州

刺史薨贈司空諡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
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
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
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
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
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爲
江州聞問入閤而躍屣爲之破尋自江州復爲荊州荆
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
養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
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

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
融曰此之謂多安可知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
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
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
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
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
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
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
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

鮒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鮒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

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何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絜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卽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嚮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瑣在

第舍人諸曇瓘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
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
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賞
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
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
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
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
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
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之二遂
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

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
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
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
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
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僞許之乃
曰王小失利政爲糧盡還京口俊爲託邏所獲非軍敗
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
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
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
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

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没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旣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卽日大敵猶彊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

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爲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罄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

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臥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烏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雰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岳陽王詒遣迎喪葬於襄

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諡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諡尚書左丞劉毅議諡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旣得卽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旣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

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爲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

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復徙封永福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瞻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袍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

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眎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三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

不中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圖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幾子爲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又於景湖臺燃土甲於西土室焚出帝密諫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

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獻歆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嶲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准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勅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

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懌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懌勉從子也以諫且以懌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

具以爲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搗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逵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迴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迴卽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

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朶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土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

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
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
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
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旣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
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
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
紀乃止旣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
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鄒
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嶠方紀不從命報書
如家人禮旣而侯叡爲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

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
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
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
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
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
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
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
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
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
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

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
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
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
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
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
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
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刀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
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旣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
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
願爲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爲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
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
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
紀旣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
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旣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
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
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
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
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
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爲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饜餐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爲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

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

望氣色歎吒天道椎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祆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疎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

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爲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卒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忘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夏平

南史卷五十三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

昭明太子統傳徐元瑜降而續又荊州使至○又監本
誤人今从南本

時年幼依舊於內○梁書於字上有居字應增入

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通一本作融

胸中亦填塞成疾○填梁書作圮

不俟我恒爾懸心○俟梁書作使

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畧非所好○

梁書無未薨二字又太作大

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奕梁書作弁

唯信義去秋有稔○信義梁書作義興

爲英華集二十卷○梁書同應从南本改爲文章英華
集二十卷

復還徐方之象也○還監本作遠

河東王譽傳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疑梁書作隸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七梁書作八
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梁書無少字

子又理傳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八監本誤三今改
从閣本又安樂梁書作建安

邵陵攜王綸傳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徐梁書

作兗又云中大同元年出爲統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本書不載殆彼此互訛也

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載瓜李撒趙智英等於路尋何
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梁書作令客戴子
高於都巷刺殺之

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躡梁書作確下
文確傳確自臺城出卽在景左右旋欲手刃景爲賊
所殺則確未嘗有走武昌事當以躡爲是

子確傳後徙封永安○安監本訛福今从梁書

武陵王紀傳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
五以武陵王○解者以武陵王梁書作解者以爲武王
者武陵王也較明

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紀梁書作約誤也上文元
帝命陸法和鎖江以斷峽遣劉棻共任約西赴下文
元帝復以謝答仁上赴所謂赴者皆赴法和也則此
攻絕鐵鎖自當屬紀不當屬約矣

武陵王紀子圓正傳識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祆
梁書作杖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

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太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
不載莊刺夫人主養文王太妃太夫人主養長王大華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
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救太子爲臺內太
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
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
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
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
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
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

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
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
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
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
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
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舩往往相失所乘
舩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
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
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卽前
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

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
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
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
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
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
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

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
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
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
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益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
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
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
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
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
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
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

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

日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
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卽賜
所乘馬及爲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
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
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
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
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沉湎于酒
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
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
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
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
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
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
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
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
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
三年簡文卽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
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披

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
二年簡文卽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
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
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
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
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
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
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卽誦
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
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
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
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
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

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當時大
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乃六
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
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
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
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
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
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

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

三年遇害

樂良王大圓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

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玉貴嬪生貞惠世子
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
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
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
世如白駒過隙耳燕壺之酒足以養性簞之食足以

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
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
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
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
方諸母王氏以冶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
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
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
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
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

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
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
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
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
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
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
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
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
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
軍敗溺死方等之死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

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卽位改諡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益城濟江二月卽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毼辦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

元帝追諡貞惠世子以諡王曾將軍至蔡胤景教書之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申著碧絲
布袴摳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尙書周弘正責之因使
太子師弘正佗曰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
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
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
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

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姊元帝卽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
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
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旣而旋駕憶之賦詩曰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
長安卽得還贈遣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
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
蓋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出家嗣之任意亦

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之材出寒園之甘泉衣
籥曰簡文封華宗次元帝神龜其簡高平之簡魏曠棘
璠于未出關無徒夫谷

是戈明爵殺領蠻其恩五刻喪丁獸害貴敵真人並更
城回晉庚午魏云日似猶十日無山宴千里安敦垂至
入關元帝陳安或難降于德始時而武羅劉之風指曰
式望益難受封景陽元帝歸曰于歸以都平燧焚野散
推之穴敵元帝明封我贊謝來封又西夏人並榮贈吉
故安王式都元帝策十子其真則十且策也母王丹王
南史卷五十四
附錄

南史卷五十四考證

簡文二十子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一本作威
今从梁書

建平王大球傳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安梁書作平
義安王大昕傳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年封二字監
本誤寶云今改正

元帝諸子傳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壯一本作烈今
从梁書又下文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梁書不載
所生

貞惠世子方諸傳字明智○明智梁書作智相

史臣論忠烈以幹蠱之材○忠烈即忠壯本傳元帝即位改諡武烈世子故也

南史卷五十四考證

南史卷五十五 王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

王茂字休連 王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

父天生宋末為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土

黃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

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

帝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甲 昌義之 馮 精言

善遊吉士瞻 帝蔡道恭 蕭楊公則 鄧元起 羅 研 李 膺

曹景宗 大席闡文 夏侯詳 子 廩 氏 夔

列傳第四十五 其 因 問 矣 曰 拜 謝 何 耳 曰

唐 李 延 門 壘 壽 始 跋 義 撰 史 准

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

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

盜之燒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顏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爲衆

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諡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

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三
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
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
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
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
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
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
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
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
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
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

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
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
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
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
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江寧東
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
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
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
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

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還守先

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

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

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

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顰數肋射之渴飲其

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

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此上帝嬖良貝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

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忠勇共愛軍國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

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荊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武帝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

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

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

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人戶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

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侯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

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

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
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
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諡曰桓子譔
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
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
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譔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破邸第
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
王阮竝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竝還都第譔至破第納
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
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
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
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
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
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爲湘東王鎮西司
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
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
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
豫王命送像至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終於涼州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主生日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竝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卽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

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

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諡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鬪艦以待之

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

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西將軍
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
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劬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
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劬
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
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
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
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

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絜自守遷扶風太守
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
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荊州刺史公
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爲
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卽位授
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
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
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
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命嚴明秋豪不犯所

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

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

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
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
惜之卽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
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
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暲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
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徵濬懷嶽部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
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卽日上道率
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卽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
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

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
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
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
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
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
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
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
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
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旣久人廢耕農

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

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

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才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

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

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萇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萇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萇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

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諡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

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洧均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爲洧均

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卽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壑

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

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于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禴之

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諡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

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

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鍤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

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

事既而絢以佗官求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卽日臨哭諡曰莊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縊縷者輒遣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十五女高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

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

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
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
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
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
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
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
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
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
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
帝深痛惜之諡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
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
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闢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
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
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
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親也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
此云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之語舊書
直弟夔傳不以貴位自高○高監本誤事今改正云書
魚弘傳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兩監本訛兩今改
夏正直直軒危帝貳貳非首軍元樹帕道寶經刺慶善餘
羅研傳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請監
曹本誤謂今改正書書盡去○錄字下梁書中一字
史臣論其功則未○未梁書作輕今各本俱同姑仍其

王舊

軒字朴

軒

軒

軒

軒

軒

軒

軒

軒

南史卷五十五考證

